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村子是扎根的树

董国宾

我躺在坡上想事情,事情没想完,一只鸟忽闪着翅膀,从我眼前飞走了。

我在想,西边地块的豆苗怎么枯了一片,挨着的苞谷为什么还没抽穗。

鸟在天空漫飞,飞到渠上叫几声,东一句西一句地啼鸣。坡上既有大片枯黄,也有大片浅绿。每一棵草、每一株豆苗与苞谷,都在生长、成熟,努力把余下的日子过好,把该做的事做好。

我躺在坡上想事情,事情没想完,便渐渐进入了梦乡。村子、牛车、草垛、篱笆墙。睡梦中,思绪飘到了一棵棵树上。那是村里的树,它们围着村子生长,村东头、村西头,最高的土堆上,最小的草垛旁,墙皮脱落的墙根处,但凡有空隙的地方,都立着树的影子。树都扎了深根,村子便不再是空空荡荡的一片。我正在做一些像树一样扎根坚守的事,等把这些事做好,再从梦里醒来,也就懂了树的道理。

人若是执意想事、做事,便没了白昼与黑夜的界限,睁眼闭眼都在琢磨、都在忙活。村里的人,一年四季都埋在没完没了的活计里。风能把人刮得站不稳,他们也不躲闪,依旧风里来雨里去;烈日能把人晒得苍老,他们也不躲避,依旧守在劳作的田野里;严寒能把人冻得缩起身子,他们依旧赶着牛车四处奔忙。村里的人,都这般执着地想事、做事,从不计较酷暑严寒、白昼黑夜,睁眼闭眼间,皆是生计与劳作。

树不一样,一辈子守在一处,不挪窝,最是让人安心。不像云和鸟,四处漂泊,来去不定。树扎根在村子里,本本分分度过一个个晨昏、一个个晴雨,熬过一生里大大小小的时光。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安稳又踏实。

远远望向村子,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棵棵树。连片的树丛像一座低矮的山丘,仿佛人能从上面踏过去。老人与孩子,都在树丛里消磨岁月。村里人

干完活,力气耗尽,身子一歪,便睡在树荫里。牛、马、驴拴在树下纳凉,兴致来时叫上几声,把心里的情绪都宣泄出来。蚂蚁在树上蹿上蹿下,永不停歇,它们的路藏在枝叶间,树里藏着它们万千未竟的活计。树是一方承载生机的天地,人和世间大大小小的生灵,都依赖着它。若是想叫醒一个人、一匹马,只需同树打声招呼,树轻轻晃动两片叶子,便带着万千思绪给出回应。

每一条路都浸在月色里,每一个村口都有树默默把守。树整夜整夜地同月亮私语,话语绵长,怕是用牛车都拉不完。树大把大把地捧着月光,欢喜得一片叶子轻拍另一片叶子。树叶泛着荧荧青光,斑驳的影子洒落在大地上。

树错落有致地伫立着:挺拔的白杨、坚实的刺槐、柔韧的垂柳、褐红的枣树,姿态各异,遍布村子的每个角落。树知晓村里的大小琐事:谁家卖了三只未成年的羊,谁家的蚊帐破了几个洞,哪些老人蹲在墙皮脱落的墙根晒太阳。风爱追逐落叶嬉戏,把李家的叶子刮到张家院里,又把张家的叶子吹到赵家院里。

风行事向来随心所欲,最是靠不住,而树总会弥补风闯下的祸事。薄暮时分,风若是不听劝阻、肆意横行,树便会使劲晃动枝条,向村里人发出警示:关好各家院门,尤其要把牲口拴牢,找个安稳结实的地方安置。牛耕了一辈子地、拉了一辈子车、驮了一辈子货,劳苦一生,是庄稼人的功臣。护好牛,便是为村子办了件大事。随后再加固草垛,收好悬挂的农具,堆好院里的苞谷,绝不让一粒粮食被风卷走。

我猛然睁眼,那只鸟正忽闪着翅膀,落下一串串清脆的啼鸣,仿佛在对我说:村子就像扎根的树,我也要来村里安家,试着为村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让爱成为一本百读不厌的经典

陈皖民

刷到网上一条评论说:“同一天的周而复始,若不在哪里留下折痕,很容易产生厌倦。”仔细想想,爱何尝不是如此?若总停留在原处,不一起走进新的风景,再深的情也难免褪变成习惯。

阿尔贝·加缪曾说:“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我常有这种感觉:真正持久的爱,不在于遇见多少不同的人,而在于与同一个人经历不同的时光——在熟悉的轮廓里发现未知的温柔,在重复的晨昏中种下崭新的可能。这样,爱不会因岁月而褪色,反而会因两人共同开拓的新内容而日日生辉。

有时我坐在清晨的餐桌边,看着她煎蛋时微微侧身的背影,会忽然笑起来。昨天煎蛋她加了牛奶打发,今天却撒上香草碎,香气全然不同;周末我们去城北新开的书店,骑车向南寻一片安静的湖水。她和我还是旧时模样,却总能在彼此眼里发现未曾读懂的情愫。日子虽层层叠叠,却藏着未展开的惊喜。这样的生活,爱意是蓬松的,冒着热气。其实,这种状态就是鲜活。鲜活本该稍纵即逝,但我们却学会了用探索去延续它的花期。

有时我们在傍晚散步,会不约而同拐进从未走过的小巷,只为猜猜尽头是花店还是面包房。她上周学会了用口琴吹《茉莉花》,这月又开始琢磨怎么在阳台上种番茄;我们把旧照

片重新整理成册,忽然发现十年前她眼里的我,和今天竟有着不一样的笑意。日子原是一叠待写的空白纸,我们把它编织成了一本故事集。这样的相处中,爱是不断舒展的叶片,总在触碰新的空气与光。其实所谓永恒,不过是把每一个今天都活出细微的差异。

有时我们在黄昏的厨房,会突发奇想用新买的香料烤一盘从未试过的羊排。她上个月还在练习书法,这个星期却开始学着用废旧木料做小板凳;我们总能在最熟悉的拥抱里,发现对方身上新的闪光点,像读了千遍的诗里突然读出新的感悟。日子原本像落叶般层层堆积,我们要做那拾起树叶的人,在上面画出不同的脉络。这样的相爱,情感是不断流动的泉水,总在滋养未经开垦的心田。

其实所谓长久,不是把同一幅画看上一万遍,而是与同一个人不断为生活调出新的色彩。爱不是匆匆路过不同的风景,而是与唯一的旅伴一起,在同样的道路上走出不同的足迹。唯有如此,才能让生命永远年轻,让爱不会沦为泛黄的旧时光。

也许你正经历岁月平淡的流转,请记得千万别让爱变成一成不变的标本。如果爱只是机械地重复昨日的情话,即使相伴再久,也不过是温吞而无味的白开水。为每一次心动留下新的印记,爱就会成为一本永远读不厌的经典。



蔷薇初绽

欧兢兢

在立夏初至的转角
风,轻轻撩动时光的衣角
那片沉睡的篱笆墙
悄然被蔷薇唤醒

瞧啊,那嫩绿的枝丫间
一朵朵蔷薇初绽笑颜
粉的像天边云霞的碎影
白的似冬日初雪的清柔

她们缀着清晨的露珠
在微风中轻轻颤动
似懵懂少女初涉尘世
怀揣着羞涩与憧憬

每一片花瓣都是梦的翅膀
每一缕芬芳都是爱的诗行
她们不与百花争奇斗艳
只在这属于自己的时光里
静静绽放生命的华光

蔷薇啊,你是季节的使者
用娇嫩身躯诠释着希望
在这喧嚣纷扰的尘世里
你以独有的姿态守望

让我的心也随你一同绽放
抛开所有烦恼与彷徨
在这蔷薇盛放的时节里
拥抱生活的温暖与晴朗

筷子与刀叉

王全安

筷子与刀叉的相遇,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无声对话。

刀叉锋利直接,以切割征服食物,高效而理性,折射出西方文明的分析精神。而筷子,远不止是简单的进食工具。

标准筷子长七寸六分,寓意七情六欲,提醒世人正视人之常情。筷子一头圆、一头方,象征天圆地方:方头防滚,圆头不伤唇,实用与哲思兼备。使用时一分为二,合二为一,暗合阴阳相生之理;手持中间,暗含天地人三才齐备——人立于天地之间,自有分寸。

相传大禹治水时,以树枝夹取熟食,筷子由此诞生。餐桌上,它规范了谦逊有礼的仪态:不翻挑、不指点、不插立。筷子巧妙运用杠杆原理,体现黄金分割,每一处细节都蕴含修养。它不是征服,而是合作:轻轻夹起,顺势而为,体现“礼”的空间秩序。刀叉对食物的物理切割,是暴力的延伸,是征服的逻辑。

两种餐具,两种智慧。刀叉解剖世界、分割世界;筷子拥抱自然,融合于万物。刀叉追求效率,筷子讲究分寸。

筷子的动人之处,不在于一双木棍本身,而在于它承载的文明逻辑与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记忆。